



学堂里的老师

● 冯俊意

“月光光，秀才郎，骑白马，过莲塘。莲塘背，种韭菜，韭菜花，结亲家。亲家门口一口塘，蓄个鲤蟆八尺长。鲤蟆背上承灯盏，鲤蟆肚里做学堂。做个学堂四四方，掌牛赖子读文章。读得文章马又走，一走走到伯公坳。伯公坳上讨姑娘，讨个姑娘矮笃笃，煮个饭子香勃勃；讨个姑娘高天天，煮个饭子臭火烟。”

——故乡童谣《月光光》

儿时最熟悉的童谣，莫过于这一首《月光光》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现今的孩子，恐怕再也不会传唱这么单调、淳朴且颇有意思的儿歌了。但这首旋律悠长的歌谣，在我心中，恰如那悠远的月光，留存至今。

一想起月光，就想起儿时年代。总想拼一幅图像：皎洁的月光洒在儿时学堂的天井中……这其实也是应有之景，只是我从未亲眼见过。因为那时候晚上从没有过什么“自修”，也就不可能在学堂里见过天井的月光了。但我喜欢做这样的想象，有时梦中亦会出现这样月凉如水的情景。因为，传唱《月光光》的童年，正是我在村里学堂上学的年代。

小学四年级之前，我一直在村学堂念书，那时村里人管上学叫“上学堂”。学堂是旧式的祠堂，比以前的私塾要大很多。那时候好一点的学堂都有一定规模，雕梁画栋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邑人丁日昌儿时读书的学堂就叫“蓝田书院”，至今犹在。村里条件没那么好，学堂设在一座公共祠堂里，俗称“五姓祠”，为村里五个姓氏共有。当然各个姓氏又有自己的宗祠，祭祀是用不着公共祠堂的。听老一辈人讲，记忆中，这里就一直



是村里娃儿上学的地方。学堂本有个堂名，经过了历史的冲击，那牌匾早已没有了。

学堂虽旧倒也整洁，毕竟是读书的地方。从大门进去，中间是一个四方天井，正面有一个正厅，大，可容两个年级，我读一二年级都是在正厅里上课。厅分两半，没有墙，经常是老师上完一边年级的课，再走过来上另一年级。我们倒也不觉得怪，因为早习惯了这样的上课方式。另有两小间房作三四年级的课室，他们要“高级”一些，可以有自己的课室。学堂里念书也就只能念到四年级，然后转到其他地方去读。还有两间老师的办公室，一间小厨房，当然是老师的厨房了。但是有一次，有几个同学实在难忍口渴，竟偷偷溜进厨房找水喝，校长也只是把他们赶出来就

作罢，并没有责骂。

当时的条件真的很差，虽然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。而学堂里留教的老师，记忆中只有三四个，他们身兼多职，教授了所有的科目。他们都是村里聘任的，现在想来应是民办教师，工资肯定不会高，而村里每到过年过节都会尽己所能宴请他们，以示感激之情。全村人也相当尊敬他们。

曾老师当时其实是负责人、老校长，但是村里人都很亲切地称他“曾老师”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尊称他“曾先生”。曾老师总是笑容满面，但有些时候也不失威严。在我印象中，他很严格，我都有点怕他。

曾老师并不是本村人，家有点远，因而他常常住在学堂里。到了晚上，他就经常来家访。而我对他有点怕，因为我那时很调皮，野得很，在学堂里经常“大闹天宫”。特别是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一帮大小孩子无所事事，在学堂占地盘，大吵大闹，追逐嬉戏，而正在办公室兼卧室午睡的曾老师每次总被我们吵醒。他手里拿着用软软小竹枝做成的教鞭，一边呵斥我们，一边赶在后面用竹枝鞭打我们。我们一点都不害怕，还嬉笑着乱跑，还在桌

